

编者语:本期编发的两家明人年谱,其谱主生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独特的个人风貌。由于云南在南明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对遗民诗人杰出代表陈佐才生平事迹、诗文作品的这一基础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南明史和文学史。“广五子”之首、嘉靖时期昆山诗人俞允文的年谱,则从以往为人忽略的角度,呈现了“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侧面,充实了七子派研究成果。

陈佐才年谱

孙秋克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陈佐才,明代遗民诗人。明王朝覆亡后,追随沐天波抗清讨逆,支持永历王朝入滇,之后隐居深山,结社吟诗,始终保持遗民气节。有《陈翼叔诗集》《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传世。其生平事迹和作品,表现了诗人所处历史现实、生存状态和创作风貌。

关键词:陈佐才;年谱;云南文学;遗民诗人;诗文作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6)02-0043-12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6.02.009

The Chronology of Chen Zuocai

SUN Qiu-ke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214, China)

Abstract: As a poet who was adherent for the Ming dynasty fough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supported the emperor, Zhu Youlang, came to Yunnan. Afterward, Chen lived in seclusion in the mountains, creating poems, kept his loyalty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Ming dynasty. Some of his works are kept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s and both his life and works shows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ality, his life details and his creation.

Key words: Chen Zuocai; chronicle; literature of Yunnan province; the poet who was adherent for the former dynasty; poets

一、引 论

陈佐才(1622-1692年),字翼叔,做过末代黔国公沐天波标下裨将,奉命征战滇西,奉使催饷蜀中。在明末乱世,他跃马横刀,以身许国;入清后,他保持遗民气节,隐居于蒙化(今云南巍山县)盟石山中。作为南明裨将和遗民诗人,陈佐才以独具一格的诗歌,表现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其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他所处生存困境及对旧朝的怀念、对新朝

的决绝,都具有典型性。

当人们已遵清制时,陈佐才却蓄发加冠,以明末孤臣自励。暮年,他在盟石山中筑是何庵,与志同道合的好男儿们结雪峰诗社^①,言志抒情,相互激励。去世前一年,陈佐才在是何庵旁凿巨石为棺,并作《自挽诗》云:“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魄。雨泣风号,常为吊客。”^{[1]144}这首诗直抒胸臆,慷慨悲壮,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明代遗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1]144-145}。

收稿日期:2016-01-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明代云南文学家年谱”(11BZW058)。

作者简介:孙秋克(1955—),女,河南郑县人,教授,主要从事明代文学研究。

①雪峰社诗人存诗多首,参阅本谱七十岁纪事。

明王朝覆亡、故主沐天波殉难,在诗人心中留下了不能泯灭的创伤,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作诗不怕触禁犯忌,唯抒发心声而已:“壮士从来有热血,深秋不必送寒衣。”(《边行》)^{[2]卷1,1}“不是清操能炼骨,壮心几被北风摧!”(《冬寒》)“往迹寻思相对哭,那知血泪染衣红。”(《遇旧友有感》)^{[2]卷1,26}“淋淋漓血完臣节,片片分尸报主恩。”(《阅緡录哭沐黔国》)^{[3]卷1,95}这些诗表现了诗人的赤胆忠心,是“以血书者”^{[4]5}。与上文王国维论李煜词相似,在《以诗为子》中,陈佐才这样表白其诗学观:“寒瘦郊岛,诗为知己。我则不然,诗为儿子。或问其故,精血在此。”^{[3]卷2,98}诗、人合一,陈佐才的真诗,正出自其血性!

诗人常用借古喻今或悼念同人的手法,表现对明王朝的强烈感情和忠贞不渝之志。如咏史诗《万人塚》^{[5]卷1,72},实为明末战乱的写照;《过榆关阅吊万人塚诗慨然成韵》^{[3]卷1,98},表现了诗人英勇无畏的征战精神。沐天波被害后,诗人长歌当哭,写了数首挽诗,诗中饱含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远远超出了对旧主个人的哀悼,而延及天下国家。诗人也为明末志士写下了不少吊诗,如《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容》^{[5]卷1,69}《吊沅江世守那公》^{[3]卷1,96}。后一首诗序说:“余吊之者,恐史书编不到之意也。”可见,这是诗人有意以诗为史,为亡明忠臣留下纪录。与亡国的痛苦同步,实录百姓在清初的贫困处境,是陈佐才诗歌常见的内容,如《农夫哭》中“践伤禾麦半成熟,征徭输足无馀粟”^{[6]卷1,80-81}的残酷现实,淹没了秋收的喜悦、百鸟的和鸣。《再游鸡山》由“僻壤不能逃赋税,虚空岂可避干戈”^{[6]卷2,133}的无情事实,感叹百姓痛苦的生存状态,丝毫也没有得到改变。总之,从殉明志士的壮烈斗争,到大清百姓的穷困处境,无一不让诗人心情激荡,使其部分诗歌风格沉郁悲凉。

隐居后,除志同道合者外,陈佐才还结交了许多方外人士。据陈垣统计,这些人士中有姓名可籍者,共有36人^{[7]卷5,423}。“相逢老纳休相笑,身未如僧心是僧。”(《遇僧》)^{[2]卷2,31}隐居山乡的禅寂心境,无疑影响了陈佐才对诗歌艺术境界的另一种追求,使其诗气挟风云而充满禅思理趣,不拘章棘句而辞致清新。知空和尚总评说,陈佐才的诗,在诗禅两可间,

且“不堆古语,不写时套,无庸腐之气”^{[2]卷后,34}。陈佐才的《天叫集序》,自言作诗追求不涉理路,不落言铨^{[6]卷前,122},这使得其部分诗歌如陈似迷所言,时有“水月镜花之致”^{[3]卷前,91}。如两首《山居》^{[2]卷1,6,24-25}言近意远,《闻牡丹花落》^{[2]卷1,22}深渺温淳,《秋夜》^{[2]卷2,30}迷离惆怅,《听说词传》^{[6]卷2,139}神余象外——这类诗多出离文字,各得其妙。

陈佐才诗歌传世有《宁瘦居草》《宁瘦居续集》《是何庵集》《天叫集》,后人编为合集。民国《云南丛书》初编收《陈翼叔诗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陈虞佐(辅唐)编辑的《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由西南联大巍山籍学生徐克权,代呈罗庸先生乞序,罗庸为之作《重刻陈翼叔诗集序》。较之于《云南丛书》所收本,罗庸称陈虞佐辑本为“旧本”,并说《云南丛书》本“泊于旧本者几十之五”,“丛书本所删者,大抵皆触冒时忌之作,然翼叔生平志事,乃悉在此类诗中”^①。又:李根源辑《天叫集脉望集残诗合刻》中有《天叫集残稿》,清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民国《云南丛书》初编《滇南诗略》,收陈佐才诗58首;施立卓校注《陈翼叔诗集》,201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本谱引用陈佐才诗及序、跋、集评,据国家图书馆藏1946年版《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对别本异文和诗集之编误,有所涉则简校之。

由于明代遗民不屑于奉清朝正朔,故陈佐才的诗歌、事迹之年代,令人时觉扑朔迷离,使得研究困难重重,如其生卒年,就有1608—1678年^[8]、1611—1681年^{[9]②}、1627—1697年^[10]三种不同的说法,笔者则推定为1623—1692年。今首编陈佐才年谱,展现诗人的生平事迹和诗歌创作,以冀对南明历史和文学探讨有所裨益。

二、年 谱

明熹宗朱由校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一岁二月初六日出生。^[10]

《寿杨东越先生》:“暖风二月诞弥逢,我乃初六

①罗庸先生《序》还说,旧本载诗比之《云南丛书》本,数量多至303首,“而叙、跋、题词,为丛书本所无者称是焉。”(陈虞佐辑《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卷首)。

②这一说法,仍被201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云南丛书书目提要》采用。

君初七。”^{[6]卷2,143}

按:关于陈佐才的生年,史籍无载,而今人说法各异(见引论)。本谱主要据陈佐才《哭长兄》、魏人京为陈佐才诗集所作《题辞》中的记载,推定为今年。《哭长兄·诗序》云:“长兄讳甲才,号旷仙。或问何为旷仙?因世变弃功名而不问,子侄不教以书,日夕以酒为事,……迄今年近七十,果醉酒而故。异哉吾兄,处于浊世,有渊明之风,刘伶之兴,非旷仙而何?”诗云:“幼以书为业,老将酒作缘。……若过兔子岁(1867年),得见龙儿年(1868年)。”^{[1]卷1,56}魏人京《题辞》云:陈佐才“索笔砚书《临终谒》,……遂长逝,时年七十矣。”^{[11]卷前,2}张秉祥先生引证《哭长兄》,认为陈佐才的长兄只活了69岁,死于丁卯(1687年),诗亦写于这一年。据卒年推算,则其长兄生年当是1618年。因陈佐才还有个二哥,故其长兄大他九岁是说得过去的^[10]。我赞同对陈佐才长兄生卒年的这个推定方法,并以此为依据上推,设定陈佐才的生年。但说“其长兄大他九岁”,则不尽然,假设大四岁,亦合乎情理。又,按照古代从虚岁计算年龄的习俗,陈佐才的长兄卒于1687年,卒时“年近七十”,那么设定其生年为1618年,而他“活了69岁”,实际上相当于七十岁。再者,“年近”并非确数,以此推定年龄,相近即可,兼以本谱下面要涉及的谱主年事其他史料,按虚岁可设定陈佐才的长兄生于1619年。陈佐才七十岁卒,这样其长兄卒时,他有65岁,生年当为1623年。

蒙化盟石人,原籍江右。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蒙之盟石人。”^{[12]卷23,204}陈佐才诗题有语云:“原籍江右陈翼叔来此。”^{[3]卷2,120}(参阅本谱五十五岁纪事)

按:“蒙”即蒙化,今名巍山,古代别名阳瓜。陈佐才《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容》诗序云:“蒙化即阳瓜也。”^{[5]卷1,69}江右,今江西省别称。因我国古代在地理上以西为右,故江西以此得名。

名佐才,字翼叔、相公,隐居后号天耳中人、睡隐子。

《吴文宗观风诗题天耳山》:“萧寺清幽堪避喧,山长水远若中原。须知外更付天耳,非礼勿言孰肯言。”^{[5]卷1,51}《自删小序》落款:“天耳中人陈佐才相公甫识。”^{[5]卷后,52}《睡隐》:“此地堪吾隐,离城不近村。月来已闭户,日过未开门。蝴蝶枕中老,杜鹃耳

外喧。醒时心尚睡,何事敢相烦。”^{[3]卷1,109}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陈佐才,字翼叔,一字相公,号睡隐子,一号天耳中人。”^{[11]卷前}

按:据陈佐才以上诗、序,天耳中人和睡隐子,当为沐天波奉永历帝入缅,其归隐后自号。

有兄二人:长兄名甲才,别号旷仙;仲兄别号睡仙,名字不详。

本集有诗《哭长兄》^{[5]卷1,56}、《柬旷仙长兄》^{[2]卷1,23-24}、《忆旷仙长兄》^{[3]卷1,110}、《题仲兄睡仙门外梅花》^{[2]卷1,19}、《祭灶日与睡仙仲兄饮有感》^{[3]卷2,119}。

有姊,名字不详,嫁张氏。

本集有诗《外甥张璇素未知诗,于中秋夜饮偶成一绝,虽失粘,稍有诗意,附集》^{[3]卷1,76}。

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三岁

丧父,自此长期无人教以诗书。

《自序》:“余三岁失父,不事诗书,自分听樵歌牧唱,讽咏太平。无何干戈四起,遂学剑从戎,竟成画饼。”^{[11]卷前,5}

按: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云,佐才五岁丧父^{[11]卷前},佐才自谓三岁,从之。上面这段话时间跨度很大,所括岁月当直到其成年前后。“无何”在此其实并非不久、短期,故“干戈四起”至少在鼎革之年(1644年)。或因其事后追叙,不及细说。

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元年戊辰(1628年),六岁

十月十七日,沐天波袭位。

《崇祯长编》冬十月甲辰(十七日):“沐天波嗣黔国公爵。”^{[13]卷14,796}

十二月初七日,准沐天波袭黔国公爵,并仍挂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

《崇祯长编》十二月癸巳(初七日):“沐天波以年幼,免其赴京,准袭黔国公爵,仍挂征南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守云南地方。其重大事务,照沐朝辅例,暂听巡抚都御史协同处分。”^{[13]卷16,906}

崇祯十年丁丑(1637年),十五岁

年少时倜傥不羁,史传载其读书仅至《论语》,友人彭心符不以为然。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少倜傥不羁,读书仅至《论语》。”^{[12]卷23,204}《宁瘦居诗评》:“小子彭心符读《宁瘦居草》,语友曰:‘天下奇怪,有如翼叔陈先生者乎?’友云:‘天下奇怪最多,如何独称翼叔?’

余曰:‘试问天下读书仅至《论语》者,能作此前无古、后无今之诗否?’友无以对。”^[1]卷前,7

按:史籍载其事无明确年代,以年少,姑系于今年。

彭心符,名印古,号栖霞,稟生。吴三桂之乱,协以官,不受,隐遁西山。年三十二而卒。多所吟咏^[14]²⁷,为雪峰社诗人,陈佐才的忘年交。陈佐才有诗《阅彭心符诗集赋赠,次张尔立韵》:“心符年少友,落落亦无羁。踪迹人皆见,襟怀世莫所。沉酣十载酒,独创一家诗。但惜吾衰老,相谈能几时?”^[3]卷1,104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二十二岁

李自成入京,崇祯帝自缢于万岁山(今北京景山)。

《明史·庄烈帝本纪》:三月“丁未(十九日),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岁山。”^[15]卷24,335

南明安宗朱由崧弘光元年,清世祖福临顺治二年乙酉(1645年),二十三岁

九月,元谋土司吾必奎反,被诛。十一月,安南(今越南)土司沙定洲奉调驻省城外,十二月反,沐天波走楚雄,沙定洲盘踞省城。

冯甦《滇考·沙定洲陷云南》:吾必奎“秋九月,据元谋叛,连陷武定、禄丰等城。天波召各土司兵讨之,诛必奎。冬十一月,沙定洲方应调至省,天波厚劳之,定洲屯城外,不肯归。……以十二月朔入城辞行,天波以家忌未出现,定洲入门大呼其下,蜂起焚劫,天波由小窝出西城……走楚雄。……定洲因尽得沐氏所有,盘踞省城。”^[16]下卷,356-367 康熙《云南府志》:“十二月,沙定洲反,陷省城,逐沐天波,劫巡抚吴兆元。”^[17]卷5,108 倪蜕《云南事略》:“十二月,安南土酋沙定洲反。”^[18]125

南明绍宗朱聿键隆武二年、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年),二十四岁

沙定洲追击沐天波于楚雄,分遣其党攻陷蒙化、大理,沐天波西走永昌(今云南保山市)。

冯甦《滇考·沙定洲陷云南》:沙定洲“追天波于楚雄。……分遣其党李日芳陷蒙化,王朔陷大理,惨毒备至。天波惧,西走永昌。”^[16]下卷,357

在沐天波标下任裨将,随讨沙定洲,奉命驻守榆城(今云南大理市)。作诗《过榆关有感》《过榆关阅吊万人塚,慨然成韵》。

《自删小序》:“黔国公沐,明末时授予裨将,随

讨沙逆。”^[2]卷后,54《过榆关有感》自注:“予昔奉黔国公命,驻守于此。”^[2]卷1,25《过榆关阅吊万人塚,慨然成韵》:“半林残雨挂远村,百千怨鬼泣黄昏。战死病死皆是死,汝何呜呜泣不已!”^[3]卷1,98《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渐长,以世乱习才技,隶黔国公沐天波标下,受弁职。”^[12]卷23,204 师范《陈佐才小传》所载同^[19]11611。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然其人戎马偏裨学诗,……值明末世乱,习才技,隶黔国公沐天波标下为把总,随讨沙逆,驻榆城。”^[11]卷首

按:其一,陈佐才何时、何地投沐天波军,诸志无载,《自删小序》《滇考》可印证当在其随讨沙定洲时。其二,《蒙化志稿》载陈佐才在军中“受弁职”,与《自删小序》不符,而罗庸序既言“偏裨”,复言“为把总”。“裨将”是副将,“弁职”“把总”是低层武官,级差大。本谱从本人言,载其为裨将。其三,榆城即叶榆城,古时云南大理别称。陈佐才驻守榆城事,诸志无载,据《自删小序》“随讨沙逆”和《过榆关有感》自注,则此事当在今年。

南明昭宗朱由榔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丁亥(1647年),二十五岁

孙可望入滇,占据省城。陈佐才第一次负剑归隐,始学诗。

《自删小序》:“流寇入滇,乃负剑归隐,始学诗。政之骚坛,刊以问世。”^[2]卷后,54 倪蜕《云南事略》:“四月,流寇孙可望等人入滇。……遂据省城。”^[18]125 方树梅《担当年谱》:“蒙化陈佐才,……鼎革后,隐居不仕,……后从担师学诗,有《天叫集》等。”^[20]1518

按: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云,“翼叔三十四岁始学诗”^[11]卷首,此说或以陈佐才《三十四岁诗》^[5]卷2,84为据,复据《自删小序》推测之,但《三十四岁诗》《自删小序》均未指实其归隐、学诗的年纪。以《自删小序》印证其他记载,陈佐才应在去年榆城陷落,今年孙可望入滇后,第一次隐居蒙化并开始学诗,沐天波归省城后,他复投军中,其诗集“政之骚坛,刊以问世”,则在二十年后。

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戊子(1648年),二十六岁

担当驻锡鸡足山。^[20]522

按:方树梅《担当年谱》载,担当康熙六年(1667年)才移锡苍山感通寺。^[20]540 此前担当驻锡鸡足山十九年,佐才应访之;在其圆寂后,佐才当重游之。

本集有多首游鸡山诗。陈佐才从担当学诗,则在康熙五年(详本谱是年纪事)。

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三十岁
孙仁溶中进士。

孙仁溶,字晓湖,又作晓潮,无锡人,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康熙八年任蒙化经历,入云南十年而客死于滇(见本谱康熙八年、十八年纪事)。为陈佐才作《义士传》^[11]卷前,1-2。

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年),三十二岁

避乱山中,有诗纪之。

《避乱》:“十载戎马乱京华,何处而今更问家。思友无书传过雁,怀亲有恨付啼鸦。晓行奴仆身充树,夜走妻儿泪点花。极力穷山回首望,故乡迢递暮云遮。”^[3]卷1,110

按:“十载”,指十年前甲申鼎革至今年。《云南丛书》本此诗题下自注“旧作”^[19]11643,可印证其并非《是何庵集》中的作品,被误编入集。

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年),三十三岁

沐天波在省城,趁孙可望离滇往黔之际,密遣使入粤,与李定国相约,迎永历帝朱由榔入滇。

倪蜕《云南事略》:“十二年乙未,前明黔国公沐天波密遣使入粤,约李定国迎永明王于滇。天波自还省城,一筹难展,但佩旧印委蛇而已。至是,可望往黔,事有机会,又闻定国倾心拥戴,故遣使至粤,约迎永明王至滇。于时,定国亦已密表永明迎蹕矣。”^[18]127

永历十年,清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三十四岁

二月初六日生辰,游山归来,作《三十四岁诗》。

诗云:“才去游山一二日,回来不见两三人。深可叹息邻居子,与我同庚今已死。而我怕死对天泣,老天许我活七十。明年已是三十五,身躯一半埋黄土。一半须臾又欲埋,何处何物遣愁怀。”^[5]卷2,84

按:参阅本年谱二十五年纪事。

三月,李定国、白文选合兵,扈永历帝入滇,沐天波迎之。驻蹕昆明五华山,以孙可望旧第为行宫,以云南府为滇都。

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永历奔亡》:“永历帝在安龙(今属贵州)府。二月,李定国以兵入卫。未至安龙,孙可望已使白文选劫永历帝入黔;……及定

国至,言:‘南宁危迫;云南沃野千里,宜取之为根本。’三月,定国、文选合军出安南卫,间道抵曲靖。……是月,永历帝入云南,即可望第为行宫;改云南府为滇都。”^[21]卷13,322-323 徐鼐《小腆纪年附考》:“三月,……文选与李定国连和,遂共扈王入云南,……黔国公沐天波迓之马龙驿。王入城,居可望第。改为滇都。”^[22]卷18,710-711

重归沐天波军,奉命至蜀中催餉。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永历帝入滇,佐才奉命赴川催餉。”^[12]卷23,204 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永明王莅滇,翼叔以黔国命奉使蜀中。”^[11]卷首入蜀,有感而作《峨眉山》诗。

诗云:“浪游那容竹杖闲,拨开世事过重关。……暑来寒去皆霜雪,除却峨眉不有山。”^[5]卷1,62-63

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三十六岁

清军分三路入滇,永历帝走永昌。

《明史·桂王常瀛传》:“十五年三月,大兵三路入云南。……李定国连败于安隆(即安龙),由榔走永昌。”^[15]卷120,3655

与徐宏泰(交伯)结交。

《蒙化志稿·职官志》:徐宏泰,字交伯,江西人。万历三十七年乙酉科进士。^[12]卷19,163《蒙化志稿·寓贤志》:徐宏泰“明季任分守道,清慎高洁,颇著风裁。鼎革后寓居蒙化,性嗜吟咏,与郡中人士相唱和,囊橐萧然,泊如也。”^[12]卷25,238

按:万历三十七年无会试,当为乡试。陈佐才与徐宏泰为诗友,徐宏泰作《宁瘦居草序》《天叫集跋》,陈佐才诗集中则有多首诗为徐宏泰而作。1678年徐宏泰移居姚安,陈佐才有诗送之,诗云“廿载相依随仗履”(参阅本谱是年纪事),可见二人订交于今年。徐宏泰卒,陈佐才作《哭交伯徐老先生》四首,其四云:“……殉葬虽非唐印绶,裹躯犹是汉衣冠。几多后学行装改,道及先生齿觉寒。”^[6]卷1,128-129

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己亥(1659年),三十七岁

正月三日,黔国公沐天波等奉永历帝走腾越(今云南腾冲市)、奔缅甸,五月十二日至缅甸赭碛,缅甸置草屋以居,遣兵防之。

《明史·桂王常瀛传》:“正月三日,大兵入云南,由榔走腾越。……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为缅

境。……二月,緬以四舟来迎,……黔国公沐天波等谋奉由榔走户、腊二河,不果。五月四日,緬复以舟来迎。明日,发井亘。行三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又五日,至赭碛。……緬人于赭碛置草屋居由榔,遣兵防之。”^{[15]卷120,3656}

自蜀中催餉归滇,永历帝、沐天波已被逼奔緬甸,追之不及,第二次归隐蒙化。在深山废寺中一心向学,与徐宏泰、张以恒、担当相唱和。

《寄徐交伯先生》:“西风满地狼烟起,战将倒戈战卒徙。逐我故主入不毛,流落孤臣无依倚。惟有须眉共此身,夜行晓宿影相亲。颓垣废寺深山里,那个僧家作主人?”^{[3]卷1,99}

按:此诗编入《是何庵集》,误(参阅本谱五十一岁纪事)。

《蒙化志稿·耆旧志》本传:“明鼎革后,永历帝入滇,佐才奉命赴川催餉,及归,则帝已为吴三桂逼走緬甸,追不及,乃隐居山寺,发愤向学,喜吟咏,与徐宏泰、张以恒、担当和尚相唱和。”^{[12]卷23,204}《蒙化志稿·寓贤志》:张以恒,字子正,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明鼎革后占籍大理,性廉介不苟。能文,工书画。志甘淡泊,罕至城市,所居不避风雨。后寓蒙化龙于山下,结庐隐居,自称白溪渔者,与陈翼叔、彭心符、张允怀等相唱和。著有《白溪渔者》《并蒿园》二诗集^{[12]卷25,239}。陈佐才《赠张子正》云:“别后复经岁,相知已数年。”^{[5]卷1,63}《蒙化志稿·寓贤志》:担当,云南晋宁人,俗名唐泰,字大来,举人,出家后号担当。“屡游蒙化,与陈翼叔志同道合,性命相依。”^{[12]卷25,238-239}

作《宁瘦居》《山居》诗。

《宁瘦居》:“沽来酒已无,瓢空壁上挂。耳边时有声,风对竹说话。”(其一)“避暑往何处,常来卧此中。宁无升合米,不卖北窗风。”(其二)^{[2]卷2,44}《山居》:“已在山中住,那知世上情。”(其二)^{[5]卷1,59-60}

作诗《吊窦将军名望王将军玺死战》《吊沅江世守那公》。

《吊窦将军名望王将军玺死战》诗序:“己亥岁,清兵陷云南,永历帝奔緬,敕晋王李将军、窦等伏兵磨盘山,据险截之。清兵至,不觉。有本营叛卒卢桂生、曹延生潜入清营泄机。清兵遂绕道劫营,将军率兵血战,杀清兵数千而亡。”^{[3]卷1,96}

按:“敕晋王李将军、窦等”,别本作“敕晋王李

将军、窦将军等”,“绕道”作“烧道”。^{[19]11637}

《吊沅江世守那公》诗序:“沅江世守那公嵩,永历先帝授以将军。清兵陷云南之明年,公提兵伐之,不克,退守沅城。清将率兵攻沅城,公统兵出郭,沿江大战,杀清兵将甚多,尸横,水逆不流。后因战守日久,无救应,城破,招公降,不从。举家男妇三百余登棚楼,公着朝服北拜毕,举火自焚,清兵亦叹其忠烈。余吊之者,恐史书编不到之意也。”^{[3]卷1,96}

按:清军去年入云南,那嵩今年九月起兵抗清并战死^{[25]卷16(下)523},十月云南基本平定,那嵩事不应发生在明年,故系吊诗于此。那嵩传附《明史·吴贞毓传》^{[15]卷279,7168}。

永历十四年,清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年),三十八岁

正月,清廷任命吴三桂为总管移镇云南,吴三桂疏乞沐氏山庄。^{[17]卷5,115}

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年),三十九岁

云南版图已入清三载,不遵清制,仍蓄发加冠,身着明朝服饰;被逮至镇府,镇府官员王永祚不能折其节,为其释缚。一时,义士之名,传扬乡里。

《宁瘦居诗评》李自白云:“翼叔云:‘吾于辛丑岁,已打破生死关矣,何恐之有!’”^{[11]卷前,8}孙仁溶《义士传》:“顺治辛丑,滇之版图,已入清三载矣。时无不清制是遵者,君独蓄发,加冠峨峨,仍汉威仪,出入里闾,意气坦如也。矚者遂罗而致之镇府。镇府为王永祚,忍人也,庭见作威,将刑之,左右皆震摄,君凝然自若,不稍挫,且曰:‘吾受遗体于父母,弗敢伤。若殆欲执清法而死明人耶?’声色俱厉,挺身请刑,顽儒为之辟易。王永祚亦踟躇,言曰:‘子诚义士,吾奈何以衣冠独异,戕义士为?’为释其缚,君遂曳筇行。一时,义士之名,啧啧乡里。”^{[11]卷前,1}王永祚,山西人。康熙二年升任蒙景总兵官。^{[23]卷4,96}《蒙化乡土志·耆旧录》:陈佐才“尝畜一黑卫,出则跨之。侍二童,各持二蒲团,互相易跣而行,足不履地。时薙发令下,佐才死不□,吏役即其首跋(拔)之。不哭,亦不言。”^{[24]卷上}朱中困《跋〈是何庵集〉后》:“……辛丑,目击翼叔抗傲不屈,万死一生,凛凛英风,即古之烈士有加焉。……是时,尚未知翼叔能诗也。忽一日,将所著诗五卷相示,……令予读辄哭,哭已辄又读,虽有触而悲,实为此诗伤也!倘竟

不得传于中原,孰知滇中犹有忠义士、风雅人也!”^{[3]卷前,93}

五月,缅甸谋献永历帝于清军,沐天波护驾,挥石锤杀数十人,遂遇害殉难。

《明史·桂王常瀛传》:“十八年五月,缅甸弟莽猛白代立,给从官渡河盟。既至,以兵围之,杀沐天波、马吉翔、王维恭、魏豹等四十有二人。”^{[15]卷120,3656}
雍正《云南通志·沐天波传》:“缅甸谋献由榔,诱至木城,天波察其有变,挥石锤杀数十人,遂遇害,其子忠亮被执,不食,旬日死。黔国自沐英传至天波,凡十三世,天波更殉难以死,遂与明运相始终焉。”^{[25]卷17,538}

作诗《吊黔国公》《阅缅录哭沐黔国》。

《吊黔国公》:“战马嘶归还汉地,将军枯骨在蛮城。招魂惟有沙洲水,日夜鸣鸣作怨声。”题下自注:“为缅甸杀。”^{[2]卷1,22}
《阅缅录哭沐黔国》:“碧草黄花迷汉路,残黎何处吊忠魂。”题下自注:“讳天波。”^{[3]卷1,95}

按:明王朝覆亡时,陈佐才尚在沐天波标下征战;滇云入清版图后,陈佐才仍蓄发加冠,不懈其志;在沐天波殉难后很长时期中,陈佐才都有诗吊之。除以上二诗外,还有三首吊诗写作的具体年代不明,摘录于下:

《清明日吊黔国沐公并死缅地诸难臣》:“……家家坟上哭清明,杜鹃啼血混干土。纸灰蝴蝶到处飞,不到黑地黑天处。”^{[2]卷2,29}
《听说小传再哭沐黔国父子》:“逆旅凄凉莫可状,故人不至遥相望。何来一叟抱琵琶,忽啼忽笑街前唱。唱到沐氏孰忍闻,子南父北死于君。教人向北向南哭,南山北山起愁云。”^{[3]卷1,96}
《听说词传》:“长廊冷落兴将穷,一曲琵琶逐晚风。归去英雄气已尽,忽闻吞吐月明中。”^{[6]卷2,139}

按:据《听说小传再哭沐黔国父子》《听说词传》二诗,沐天波殉难后,其故事在民间长期以琵琶弹唱的形式流传。

清圣祖玄烨康熙元年壬寅(1662年),四十岁

三月,永历帝被吴三桂军押送回省城。

康熙《云南府志》:“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吴三桂送永历回省。”^{[17]卷5,116}

四月,永历帝父子被缢杀于昆明。

康熙《云南府志》:“四月……吴三桂缢杀永历帝及其子于昆明。”^{[17]卷5,117}

魏人京读《宁瘦居草》手稿后撰文^{[10]①}。

按:文末署“壬寅立夏日嵩谷魏人京撰。”^{[11]卷前,3}其文虽缀于徐宏泰《宁瘦居草序》后,但应成于其前。

康熙二年癸卯(1663年),四十一岁

担当寿辰,作《寿担当和尚》诗^{[2]卷1,7}。

按:方树梅《担当年谱》载,担当生于1593年3月12日,康熙二年(1663年)有71岁^{[20]494,538}。据陈佐才诗中“年余七十尚童颜”句,系诗于今年。

冬,与担当相聚于榆城。作诗《题担当和尚画》^{[2]卷1,21}、《冬日过榆城赏唐梅并访担当》^{[2]卷2,33}。

方树梅《担当年谱》:“师在鸡山常往来苍洱间。冬日,师在榆城。蒙化陈佐才,有过榆城赏唐梅,并访担当和尚诗。”^{[20]538}

离榆城,作《别担当和尚》诗。

诗云:“昨宵闲话到三更,今日携筇独远行。鸿雁分飞亦伴侣,别君何以若为情。”(其二)^{[2]卷2,31-32}

按:“伴侣”,别本作“伴侣”^{[19]11614}。

康熙三年甲辰(1664年),四十二岁

乡居,作《梅坞》诗。

诗云:“乱离二十载,城市几家存。教我依谁住,梅花共一村。”^{[2]卷2,55}

按:“二十载”,当自1644年明王朝覆亡迄今。

康熙五年丙午(1666年),四十四岁

担当时年七十四岁,在鸡足山为陈佐才删定诗稿,又评论其诗并为之作序,佐才从之学诗。^{[20]539-540}

《宁瘦居诗评》担老和尚曰:“‘翼叔陈子,蒙化人也。少任侠而壮任耕锄,何尝与‘王杨卢骆’等相契。一日,以所著诗篇示余,余甚诋之,熟读其诗,能不三致叹焉!即狂呼大叫云:‘古来学未成而一诣即到,此其人乎?余游遍天下,今见此人,岂忠义之灵,泄为章句,使翼叔铮铮不已耶!’”^{[11]卷前,6}
《普荷(担当)序》:“余与翼叔,交以侠而不以诗。一日,出其诗以示余,诗仍从侠来,侠以气盛,不事穿凿,自成一家言。声韵谐,情景相协;思路正,纤巧不施。谓

①当时人魏人京在读了陈翼叔还未刊印的《宁瘦居草》手稿后,撰文说:“有心者,不必谋翼叔面,问翼叔心。后日读是诗,即可想见其为何如人也。”(见《全集》第三页)

非天授得耶?由是壮心皆为逸响,人皆赏之。惟有不屈不下之傲骨一具,谓非担老人,不能描其峻嶒崢嶸之态。”^{[11]卷前,4}

按:担当评论被辑入《宁瘦居诗评》中,其序则当写在删定诗稿后。担当删定者,应为《宁瘦集草》,此集次年刊成。张秉祥认为《宁瘦集草》《宁瘦集续集》均为担当校阅^[10]。

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四十五岁

李自白见《宁瘦居草》刊成。

《宁瘦居诗评》李自白云:“丁未岁,见《宁瘦居草》刊成。”^{[11]卷前,8}《自序》:“吁嗟!光景如昨,忽忽年将半百,既不能跃马长安,又何如栽菊篱下?迩来觅得一片闲地,因竹为居,名曰‘宁瘦’。……昔人有云:‘不题短什,何汰衷襟?’……要不过言余之所能言,言余之所欲言,亦自成其余言而已。”^{[11]卷前,5}徐宏泰《宁瘦居草序》:“余侨寓阳瓜,与翼叔村居相近,春江夜月,搔首共谈。一日,出其诗篇相质。语多奇矫,不欲寄人篱下;意犹感悟,不胜思古伤今。匪第其诗称独步,其致已过人远矣。昔高达夫五十始学诗,其后擅名唐室,至今宗为名家。翼叔年与彼相近,拈题偶咏,便尔悲壮,安在其诗之不可成名家也?是为序。”^{[11]卷前,3}

按:徐宏泰《宁瘦居草序》说,在第一部诗集编成时,陈佐才虽已年近五十,但“安在其诗之不可成名家也”,其语义与陈佐才《自序》“忽忽年将半百”,而“自成其余言”相合。又:陈佐才曾自删《宁瘦居草》,其集卷二之后《自删小序》云:“几欲自删翻刻,迩来极穹,只得将已刊本内删者,或题前,或诗后,加一‘删’字。庶几自信,留者不敢加以‘留’字;倘有不可信于人者,俟再删之意云尔。”^{[2]卷2,54}此卷《途中》有题无诗,题下有“删”字^{[2]卷1,30},可印证其小序所言。

作《暮春有感》诗。

诗云:“肝肠未老头先白,眉目虽存泪已枯。……而今笑我成庸腐,二十年前也丈夫。”^{[5]卷1,82}

按:1647年,陈佐才在沐天波标下任裨将,随讨沙定洲,驻守榆城,故云“二十年前也丈夫”。

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四十七岁

孙仁溶任蒙化经历。

康熙《蒙化府志·秩官志》:“孙仁溶,江南无锡进士,康熙八年任。”^{[26]卷4,93}

与孙仁溶交游,孙仁溶读其诗,评价甚高。

孙仁溶《义士传》:“阳瓜有翼叔陈君者,始余幕滇时,获与之交。……及读其诗,天真烂漫,自出机轴,不屑屑寄人篱下,卓卓成一家言。”^{[11]卷前,1}

按:孙仁溶入云南十年而客死于滇,陈佐才与其交游,当在这十年间。据刊成情况,孙仁溶所读佐才诗,为《宁瘦居草》。

独处穷居,作《自述》诗。

诗云:“亭高垣阔长扃户,独处穷居十载零。甑内不炊梅瓣白,灶中常爨柳条青。避寒逃脱奴三口,爱热随奔婢五丁。苦我耕时佣莫顾,谁家农唱满郊垌。”^{[6]卷1,128}

按:“十载”,重刊本作“半载”,别本^{[19]11648}似更合乎陈佐才归隐实际,从之改。

作《遇旧友有感》诗。

诗云:“十年分散各西东,今日重逢貌不同。我鬓凋于征战后,群容老在乱离中。半生事业随流水,几度韶华逐晓风。往迹寻思相对哭,那知血泪染衣红。”^{[2]卷1,26}

按:佐才第二次归隐在十年前,故据诗意系以上二诗于今年。

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四十九岁

腊月廿九日,与蒿隐子赏梅、谈时事。夜归,在驴背上偶成绝句《燃薪赏梅》。

诗序:“壬子岁除夕前二日,与蒿隐子道旁赏梅。谈及时事,不觉黄昏,兴犹未已,即于梅花树下,燃薪赏之。……冒夜跨驴而归,于驴背上偶成一绝。”^{[3]卷1,97}

按:诗序云“壬子岁除夕前二日”,故系于今年。作《感怀》诗。

诗云:“痛绝十年人去后,空余血泪染衣丹。”^{[2]卷1,3}

按:此诗或为沐天波而作,其人殉难于十年前(详本谱三十九岁纪事)。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五十岁

《宁瘦居续集》刊成,传播滇外。

《宁瘦居诗评》李自白云:“壬子岁(1672年),见《宁瘦居续集》刊成,传播滇外。”^{[11]卷前,8}

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年),五十一岁

担当圆寂于班山楼感通寺,行年八十一。

方树梅《担当年谱》:“孟冬示微疾,十有九日。……寂然而化,塔于班山。”^{[20]544}

按:“班山”为大理苍山感通寺班山楼。陈佐才曾误闻担当卒,作诗《误闻担当和尚西游》悼之^{[2]卷1,22}。不明诗作于何年,姑系于此。

腊月二十三日,与仲兄睡仙饮酒,作诗《祭灶日与睡仙仲兄饮有感》。

诗云:“历尾相摧过五十,冷然虚度许多春。……掀眉愿见中兴日,倾倒残樽酒百巡。”^{[3]卷2,119}

在蒙化盟石山中建成是何庵,刻其诗于眺雪处、对石头和尚谈禅处、酌台洗耳处。

魏人京《题辞》:“及暮年,见蒙诏盟石之左,有山峻丽,峰抱溪环,先生建一庵,名曰‘是何庵’。其庵之下,隔里许,清流可掬;数步外,桃花千亩,梨柚无数,松阴柏巷,梅卧竹横。先生有眺雪处、对石头和尚谈禅处并酌台洗耳处,皆有诗刻于其上。”^{[2]卷前,2}

五月初七日,陈似迷至是何庵拜访,读《是何庵集》,深为叹服。

陈似迷《是何庵集序》:“夏至日,闻翼叔在山中建是何庵,欲修头陀业。予曳节相访,翼叔醉我以酒,醒我以诗。予问曰:‘此《宁瘦居续集》耶?’翼叔曰:‘《是何庵集》也。’予读未终篇,深为叹服。”^{[3]卷前,91}

按:是何庵建于何年,史籍无载。魏人京云,陈佐才“及暮年”而建庵于盟石山中;陈似迷闻陈佐才“在山中建是何庵,欲修头陀业”而来相访,距其庵建成当不久;明年,陈佐才在这里集诸志士结雪峰社,庵必建成于此。是故,系是何庵建成于今年。陈佐才《天叫集自序》,虽将《是何庵集》与《宁瘦居草》《宁瘦居续集》一同列于“不二三年间”所作诗之列^{[6]卷前,122},但此集之编成定名,当在是何庵建成后。陈似迷,事迹不详,观其序,为当地士人。

九月九日,作《登高晚归》诗。

诗云:“轻摇白扇遮容醉,倒折黄花插鬓香。路遇儿童迎我笑,年余五十尚颠狂。”^{[2]卷1,63}

按:登高为古代重阳节习俗,且诗云“黄花插鬓”。本年所引以上二诗,一云其年“过五十”,一云其“年余五十”,故系于今年。

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五十二岁

春游东庄,赏碧桃花,忆徐扶万,作诗《甲寅春,余跨驴携酒游东庄,赏碧桃花,忆旧年与徐扶万共醉于此》。

按:诗云“见花想去年,故人知何处”^{[3]卷1,97},可知去年春天,二人曾同游此地,饮酒赏花。

春日,集诸志士于是何庵结雪峰社,作诗《雪峰社》《春日与诸亲友萧寺中结社,指雪峰为题各赋一诗》《立春日与众社友饮》(次胡心耕韵)^{[3]卷1,110-118}。

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甲寅,集诸志士于萧寺,结雪峰社。”^{[11]卷首}

按:《陈翼叔诗集·附诸名公赠诗》中有雪峰社友彭印古、杨廷斌、王国信、于迁、于暹等人之诗各一首^{[14]332-336}。

郡守促开报入册,不久又清烟户,作诗《甲寅春,郡守查公整理门户,编审内住,乡老促余开报入册,余戏之云》。

诗云:“空庭冷风吹,内住者是谁?竹树与梅花,共我为三户。桃花与李花,共我为三家。一一开明白,凭汝入于册。”^{[3]卷1,113-114}

按:此诗之后有诗《<春城柳色>,乃前任查公观风诗题,于时自觉无兴,不能成韵。兹值卞公为政,偶成一律,始信诗须有兴而作也》。诗云:“如今此地逢纯政,萧鼓家家醉太平。”^{[3]卷1,114}

清明日吊担当,并奠李尔伟阵亡归葬,作诗《清明日过榆关,至班山吊担当老和尚,便道遄榆城,奠李尔伟阵亡归葬》。

诗云:“又是清明日,携泪过榆关。吊我亡年友,老死在山间。便道往孤城,买酒奠李生。”^{[3]卷1,101}

按:担当卒于去年孟冬,故此诗言“又是清明日”。诗题中的“遄”,别本误为“逞”^{[19]11639}。

康熙十四年乙卯(1675年),五十三岁

冬日过榆城,登高楼远眺,作诗《乙卯冬,过榆城,登危楼远眺,感赠》。

诗云:“独自依危楼,遥看不断愁。洱水冲容貌,苍雪扑人头。山远随云走,水长任月游。时起千层浪,孤撑一叶舟。”^{[3]卷1,102}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五十四岁

秋,有大理苍山感通寺之行,睹明太祖御制,作诗《丙辰秋,游感通寺,时值滇乱,睹明太祖御制有感》^{[2]卷2,49-50}。

按:此诗误编入《宁瘦居草》;御制诗,朱元璋洪武十七年(1384年),赐予感通寺住持无极法师者。

圆鼎《滇释记·无极禅师传》：“荡山法天无极禅师，大理名家杨氏子。年十六，礼荡山海印禅师出家。……时大理宰官廷师为山住持，……大军克平之后，洪武十六年，率诸缁侣走间道入覲京师，……御书《乘春》诗二章赐之。……师辞归，上复制诗十八章，拟师跋涉之况，……诗序曰：‘……洪武十七年，云南大理府等州县名刹高僧，相率来朝，朕甚嘉焉……’”^[23]卷2,10374-10375

同郡危孝子卒，作诗《吊危孝子》《遥望危孝子墓》。

《吊危孝子》序云：“吾郡有危姓者，讳斯泰，父有疾，割股疗之不愈，遂日夜号泣，随父而死。予甚慕，作眼泪歌吊之。”^[3]卷1,109《遥望危孝子墓》诗下注：“丙辰春，死葬。前有序。”^[3]卷1,114-115

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年)，五十五岁

闻有夫妇因婚姻幸福而感谢天地，作四言诗《闻愚夫愚妇谢地谢天》。

诗下自注“丁巳岁”。诗云：“昼则同食，夜则同眠，梦则同然。”^[3]卷1,116

按：此本原繁体字“晝”作“書”，从别本^[19]11645改。

作《岁丁巳，海滩哨僧视行人若枯鱼，以善化人，凿石引水数里，许济其渴，结无尽缘。原籍江右陈翼叔来此，喜而赠以诗》。^[3]卷2,120

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年)，五十六岁

徐交伯(宏泰)移居姚城(今云南姚安)，赋诗《岁戊午，交伯徐老先生移居姚城去也，吾郡有素未相知者，闻而无不惻然，况素在相知乎！况素在相逢有逾骨肉者乎！莫可将情，聊赋诗歌，以见别意云》五首赠别。

诗云：“从来今日别离苦，遥忆相逢遇乱时。”(其一)“廿载相依随仗履，一朝忍别老门生。”(其五)^[3]卷2,120-121

按：据“廿载相依”，二人订交于1658年。

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年)，五十七岁

孙仁溶卒，作诗《挽晓湖孙先生仁溶》五首。

诗云：“别我不知便死去，思君犹忆再生来。”(其一)“一肚文章何处论，宦游十载姓空存。生前常做思家梦，死后应为泣路魂。”(其二)“十年车马走尘埃，处处何由倦眼开。”(其三)^[6]卷1,131

按：孙仁溶十年前任蒙化经历，故陈诗云“宦游十载”“十年车马”。

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年)，五十八岁

避乱山中，作《题知空老和尚画》十二首。

诗序：“岁庚申，予避乱深山，所携者，惟诗画耳。内有知空老和尚写意山水十二帙，笔墨纵横，气运生动，有空房而无人物，恍然此时流离境也。诗人见境生情，遂逐一题之以志。”诗云：“从来画意由心得，安有伤心画不成。草木皆含征战气，江山尽带乱离声。男儿流落悲云变，妻女萧条哭月明。空屋尚闻双燕语，似言家破国亡情。”(其四)“阅来画意浑如昨，物景难堪似此薄。逆旅才经客乱离，孤亭又见人萧索。山深渐觉烽烟苦，海阔犹然波浪恶。极目长空绝雁书，伤心老去瘦成鹤。”(其十二)^[6]卷1,123-127

按：别本诗序“气运”作“运气”^[19]11647，诗仅存八首。

第二次归隐(1659年)至今已二十余年，忆昔日归田事，作《七夕茅亭午睡》。

诗云：“匹马归来廿载零，穷居仍旧烂茅亭。竹栽浅水拖微绿，树种深山送远青。腹内有诗何必晒，梦中无酒自然醒。隔邻谁唱边关调，犹是南腔不忍听。”^[6]卷1,129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六十岁

《天叫集》编成，为之作序。

《自序》：“兹行年六十，复著诗若干首，晓潮孙先生云：‘此创言也，能辟人世所独无，能开人世所未有。’噫！予乃何人，而敢当此哉！客有曰：‘若是乎，此集应命名《天授》。’予曰：‘若名《天授》，未免落言铨，涉理路。’客又曰：‘何以使不落言铨，不涉理路为？’予曰：‘如彝人闻汉人语，汉人闻彝人语之类也。’遂命名《天叫集》。”^[11]卷前,5

按：罗庸《重刻陈翼叔诗集序》云，陈佐才“岁庚申，避乱山中，名其集曰《天叫集》，自为之序。”^[11]卷首此说或据陈氏《题知空老和尚画》诗序而来，然而陈佐才《天叫集序》虽云此集编成于其六十岁时，此诗亦在《天叫集》中，却没有说明他这次究竟在山中避乱几年，也没有说明编成此集的具体年月，因此难以确定时间必在庚申年，但相距亦当不远，故系于今年。《厌乱》诗云：“阴晴未可知，离乱孰能料。不欲见干戈，顾天忽尔叫。”^[5]卷1,68可知“天叫”之愤，由厌乱而生，故以“天叫”为诗集名，实非诗人一日一时之思，而为日积月累之恨。又：“顾天”，别本作“愿天”^[14]165；

《厌乱》编入《宁瘦居续集》，误。

徐宏泰为《天叫集》作跋^{[6]卷后,143}。

秋,江夏(今属湖北武汉市)程石门议降而死,见归化寺壁间题句,作《挽程石门先生》二首。

诗题下自注:“先生江夏人。”诗序:“岁壬戌,闻程石门先生议降而死。兹游归化寺,见壁间题句,不胜凄然。予虽未识先生面,然诗文乃一脉也,姑依韵赋诗二章以挽。”诗云:“声名寥落楚江夏,骸骨飘零滇海秋。”(其二)^{[6]卷1,130-131}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六十四岁

生辰,作《六十四岁诗》。

诗云:“流年虚自度,花甲过六旬。历尾管不识,应称世外人。”^{[6]卷2,140}

暮春,顾绳其过访,有诗纪之。

《丙寅暮春,顾绳其过访》:“眼泪倾干曾别离,残春却又遇相知。寻花皆是红颜日,折柳已非黑发时。我欲醒君必以酒,君能醉我只须诗。平生亦不将人妒,到处依然说项斯。”^{[2]卷2,50}

按:此诗编入《宁瘦居草》，误。^[10]

长沙太守周二南死节,作诗《题死节长沙周太守遗容》。

诗序云:“公讳二南,滇中蒙化府人。”诗云:“美君归去早,不见兔儿年。”^{[5]卷1,69}

按:今年为虎年,明年丁卯为兔年,“不见兔儿年”,则周太守死节于今年。此诗误编入《宁瘦居续集》。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年),六十五岁

长兄旷仙逝,作《哭长兄》诗。

按:见本谱一岁纪事。此诗编入《宁瘦居续集》，误^[10]。

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年),六十九岁

在盟石山中是何庵旁凿巨石为棺,棺成,作《自挽诗》^{[1]144}。

魏人京《题辞》:陈佐才于盟石山“欲思更筑一室,惟恨地中有石高三丈、宽十丈余为碍。忽而悟焉,乃喜曰:‘与其藏此龌龊之身于火宅,何如藏此放浪之骨于云根!’于是石之中凿一窟,窟内上下四围,皆宽一丈,以为冢焉。终岁而成,先生视之,大叫:‘快哉!’”^{[11]卷前,2}

按:魏人京曰凿石棺“终岁而成”,佐才视石棺归后数日逝(详本谱明年纪事),故系凿石棺时间及题诗于今年。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年),七十岁

卒,行年七十。逝前谆嘱其侄孙辈,己身必葬于石棺中,又召友人李文启雄谈半日,而后索笔砚书《临终谒》。书毕更衣,端坐而逝,侄孙辈遵嘱,葬之于盟石山箐是何庵旁石棺中。

魏人京《题辞》:石棺筑成,佐才“归数日后,谆嘱其侄孙辈必葬石中,又恐其或违也,乃召友人李文启者至,与之雄谈半日,索笔砚书《临终谒》,犹如平昔。书毕,起视日午,遂更衣端坐。阖家悲泣,了无一语。移时,复大叫李曰:‘为我多致意雪峰诸社友,六十年如一日!’遂长逝,时年七十矣。李遂以带袍道冠,瘞于石中。”^{[11]卷前,2}康熙《蒙化府志·秩官志》:李文启,河南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任驻防千总。^{[26]卷4,110}

按:《临终谒》未见於陈佐才诗集。陈佐才葬地盟石山,在今巍山县庙街镇盟石村公所山塔村之后,旧貌犹存。魏人京《题辞》云,李文启以陈佐才的带袍道冠瘞于石中,但据朱骝《陈佐才先生传略及生年考》记,2005年陈氏后裔修理石棺墓后,因墓被盗而进行了清理,他曾亲见陈佐才遗骨并抚摸之,又视其后人重新将遗骨安葬于石棺中,盖好棺盖^{[14]7}。可见,陈佐才石棺墓并非衣冠冢。

七十岁妻安氏卖其书画,辑刻《石棺集》并四方诸名公吊诗。

魏人京《题辞》:“翻其囊,得《石棺诗稿》并四方诸名公赠言垒垒,家人犹多失之。其妻安氏卖其书画,将现存者付之梨枣,以纪高风。失遗者,犹恳再赐补梓云。”^{[11]卷前,2}

按:《云南丛书》本《陈翼叔诗集·石棺集》,署“七十老妻安氏辑”。是集只有第一首《自挽诗》为陈佐才所作,其余为其子侄和孙辈吊诗。施立卓校注《陈翼叔诗集·石棺集》后有《附诸名公吊诗》(国家图书馆藏《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缺),其中有雪峰社友人之诗五首,兹录二首于下^{[14]335}:

彭印古(心符)诗云:“不欲染污浊,凄清若个同。须知李太白,埋在流水中。”^{[14]332}王国信诗云:“先生欲睡隐,睡隐石之中。又作青山梦,青山梦亦同。夜半西风起,吹向那株松。”^{[14]334}

[参考文献]

[1]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石棺集[M].陈

- 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2]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宁瘦居草[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3]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是何庵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4]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5]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宁瘦居续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6]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天叫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7]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遗民之禅侣[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8]王丽珠.撑风老干坚如铁 几度凌霜不改节——明末爱国诗人陈佐才和他的诗[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3):20.
- [9]张秉祥.民族诗人陈翼叔[N].云南日报,1981.4.24(8).
- [10]张秉祥.关于明末清初云南诗人陈翼叔的生卒年[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4):4.
- [11]陈佐才.重刊明遗老陈翼叔先生诗全集[M].陈虞佐,辑.北京:国家图书馆,1946.
- [12]梁有億.蒙化志稿[M].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
- [13]明实录·附录:崇祯长编[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4]陈佐才.陈翼叔诗集[M].施立卓,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
- [1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6]冯甦.滇考[M].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 [17]范承勋.康熙云南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 [18]倪蜕.云南事略[M].李春龙,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 [19]陈佐才.陈翼叔诗集[M]//影印民国云南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0]方树梅.担当年谱[M]//担当诗文全集.余嘉华,杨开达,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3.
- [21]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M]//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北:大通书局,1957.
- [22]徐薰.小腆纪年附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3]圆鼎.滇释记[M]//影印民国云南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9.
- [24]蒙化乡土志[M].巍山:巍山县文化馆.
- [25]靖道谟.雍正云南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6]蒋旭修,陈金珏.康熙蒙化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第7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上接第37页)

反无疑。可是在咸丰年间,此书居然呈递给清朝满洲官员审阅,甚至连满洲的官员也一并署名,竟然有这样的错误,令人惊讶的是后来谁也没被追究,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清后期清政府在文字方面的管控已经大大减弱。

以上所述不仅是《古丰识略》与《归绥识略》的区别,而且也是《古丰识略》独有他书所无的独家史料。鉴于篇幅和水平,笔者不免挂一漏万,不可能将更多该书的价值一一揭示,这也有待其学者们进一步对其进行研究。当然《归绥识略》也有其独特的价值,两书各有所长,就像新、旧唐书,并不能轻视任何一种。目前的整个社会学术环境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并不十分重视。而古典文献从各种版本的收集、

校勘,乃至录入、整理、点校都是专业性极强,又非常艰苦的工作,这些不足导致历史古籍的总体水平层次不齐,相关从业人员热情不高,都是该领域遭遇的困境。面对这些问题,针对《古丰识略》只有手抄本的现状,对其进行重新校勘、整理、点校出版,补充完善相关史学领域的研究资料,更应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在不远的将来,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进一步为人们所忽略,对于呼和浩特本来不多的历史记载而言,将是一大遗憾。

[参考文献]

- [1]中国方志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方志大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60.